

成人之美

■林世铨

有人说,一辈子得做成三桩以上的媒人,下辈子就不用“牵猪哥”(闽南语:“牵猪哥”,赶公猪的人)。估计没那么严重,没做成这事的人肯定不少,而没做成这事且没去“牵猪哥”的人也肯定多多。这个,该是在劝人多做成人之美的是事。

俺已超标,三桩还在熟人圈成了美谈。

小王小杜对。刚一听说小王与小杜恋爱,我这个当家人心里自是比蜜甜:只有一对对成双了队伍才能安定,只有队伍安定了学校才能持续发展。某日,市区一名校校长和小王的父亲来校要我签字让小王调到该校任教。好好的我校老师,好好的一对小恋人凭啥要被拆散而调到市区学校任教呢?心里不爽,极尽敷衍应对,但始终不签。走后,我即找来这对小年轻问实情况,他们异口同声坚持不调不走,小王的父亲给我来电坚持要将小王调走,我回:“不让走,也不走,走不了。”终成眷属,成了校内外许多年轻人婚恋楷模之家。

■陈德进

想必人人心中都有谐音癖。明明像凤梨这样的水果,在闽南山乡地带,本应习以为常、见多不怪,却被闽南以及隔海相望的台湾乡亲们,玩出了仪式感密集、喜庆感拉满的谐音梗来。

凤梨一度作为“果中贵族”,本来在水果界还是很有市场的,再加上凤梨,在闽南语境中,说偏了音,也就成了旺梨。梨和来,闽南语是同音字。就这样,凤梨妥妥地华丽转音,衍生出了一份繁盛的希冀。这让那些凤梨,不仅进了餐盘,还上了厅堂,为两岸同胞所青睐、所追捧。摆一个凤梨,是旺来;摆两个凤梨,就是旺旺来。人们不断赋予凤梨助推兴旺、带来好运的光荣使命。

逢年过节,闽南和对岸台湾同胞,有很多家庭要么在自己种的当中挑、要么跑到邻家临街买,定然要准备一对凤梨,再配上柑橘、梨子、红枣、苹果等,组成五果,端端正正地摆出来,便于接住浓浓的喜气、讨来满满的福分。而一些重要的喜庆节点,也会有凤梨的身影现身。在闽南一些地方,以及台湾婚礼习俗,订婚礼饼有六种口味,用来代表六礼,其中就有凤梨酥,也叫“旺来”饼。

“旺来”饼作为一款精美甜食,携带凤梨的水果甜和酥饼的松软香,着实令贪甜者浅尝后,便要念念不忘。而在喜庆场合,亲朋好友们一起来尝“旺来”饼,也就期望着家族更加亲密无间,更加兴旺发达。若在平日里,一旦有人来访,主人家客客气气地端出“旺来”饼,奉上乌龙茶,表明来者不凡,必须以礼相待。而来访者一口饼一口茶地配合着,大快朵颐,算是收下这份敬意。

如果不是跟酥饼凑在一起,单吃凤梨果的话,也是相当够味的。但是,相较其他果实,凤梨果更有个性,不好随便驾驭,处理起来需要一定功夫,不能强咬生啃。闽南山乡人常说,若是嘴馋心急的,是吃不好凤梨的。

凤梨果皮粗糙,看上去,略显憨厚呆萌。切凤梨,要先去其粗皮,然后用旋刀挖沟,彻底清除黑头,再切果成片。这一过程中,凤梨特有的酸香,往往勾人生津。且须一忍再忍,泡过盐水,方吃不迟。若操之过急,就容易被凤梨果自带护身的蛋白酶所侵,造成过敏,伤了口舌。

大概深谙人们普遍耐不住凤梨香的心态,商家们挖空心思,愣是造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凤梨罐头来。用铁的、玻璃的罐子,将切好的凤梨片,甜蜜蜜、脆生生地养在里头,方便迷惑者开盖即食。在现在很多闽南山乡人眼里,总是把凤梨罐头,直接称作“旺来”罐。这么一个“旺来”罐,里头装的可是满满儿时记忆。因为,吃完凤梨片后的小罐子,往往就成为储藏罐、存钱罐,恰如其分地暗合了旺来的美好寓意。

板
桥



小苏小许对。那年学校分来二十多位湘籍老师,含在建校寄存。因外校寄存,就有个别学科老师过剩。我就想,小苏的机会来了,便喊来教务主任,请他排课时把那位未婚的语文科小许老师留下。主任问:“留作何用啊?”我笑说:“你这家伙,饱汉不知饿汉饥,咱们办公室‘才子主任’还没对象呢!”并对在场的同志说,小许先安排在教务处打字,到时请小苏主任多到教务处打印材料,见面三分情嘛,三面四面不行,五面十面总行吧,要是能给玉成,小苏主任就能彻底安心,把才能发挥得更淋漓尽致。如今,他俩的孩子都快大学毕业啰。

小杜和小谢对。一日,朋友兼小谢的哥哥找我茶聊,给我这个老朋友布置任务:“林先,你得给你学生找个对象。”知道他说的是谁,便回:“我有这本事吗?”老谢说:“她听你的。”我有点敷衍地说:“那我关注一下。”老谢还说:“马甲地面你熟人多。”给鼓励呢。心想,嗯,马甲的也行,就好办些。就说:“我试试。”他还说:“你觉得行就行。”这般信任,我就不得不用

文以小胡小洪对作结。小胡打小落下小儿麻痹症,拄杖过生活;小洪是小胡的大学同学,来校前似乎已建立了恋爱关系,来校后关系已然良好。曾一阶段,小洪的父母和二姐找上学校要我这个当家人帮忙拆散他们,理由女孩是要男孩照顾的,小胡无法照顾小洪。面对他们的恳请和哭诉,毕竟有两位老人在,我就得演,当面感同身受,点头如春米,没敢说一句心里话:“当今社会,婚恋自由,两厢和美,单位主事的人只有鼓励和鼓掌的分……”之后,小胡、小洪成家,诞娃,事业有成,一家和美。

■吴孔文

板桥二字,具古气,含木头味,适合上了年纪的人读。

我去过的乡镇、村庄、街道,有些是以板桥命名的。古柳依依,清溪萦回,人烟稠密,市声繁碎。随意访问一个人,多会对当地掌故如数家珍,让你仿佛置身家乡的村庄。

古时没有钢材水泥,人们造桥多用木材和石头。河流之上,竹木“手牵手”、排成排,化身为长虹,天堑变通途。人从桥上过,影在水中流。这样的桥,走过古代的举子,也走过当下的学霸,容易衍生爱情的素材。牛郎织女鹊桥会,灵感可能来自一座板桥。

从前的人们,一生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座板桥。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”。旅途之上,明月朗照,鸡声催征,桥上落了一层厚厚的霜。踏过霜华的那个人,一次次出现在亲人们的梦里。

小时候我们过桥,需要大人们带着。板桥太长,走在上面晃晃悠悠,让人心生恐惧。大人们说,杂念

莫生,两眼向前;人有良知在,不会坠尘烟。还说,每个人肩头都有两盏灯,只要良心不坏,灯始终亮着。

许多年前,我去乡下采访一位乡贤,那里不通公路,只好迈步前往。待我行至一条山涧时,见几个人正在那里用木竹铺桥。其中一位大哥告诉我,当天将有一位作家来村里采访,他们担心这位作家不敢过桥,于是对桥进行修缮。握别那位大哥时,发现他手大如扇,且厚实有力。

从前的人名,也喜欢用“板桥”二字。当年居住在乡下,我家邻居有三个男孩,分别起名板桥、连锁和连枷。板桥比较憨,但诚实,干活不惜力气。他们三兄弟中,板桥最成功,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老总。每年正月,板总都会回到村子里拜年,见到老人就塞红包。老人们说,我们村里的后生,如果都像板总一样该有多好!

郑燮,字克柔,号板桥,曾任山东范县、潍县令,政绩显著,后不再为

官,卖画为生。此时虽不再是一名官员,但求其字画者甚众,给的润笔费也多。每次回望郑板桥,颇觉得老郑可爱。当然,向他求字画的人也是不错的。

爱高洁之士的字画,并形成风潮,这种爱,清纯、流畅、坚硬,回应民间向往,镜鉴世道人心。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